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 第十五回 王錦衣發起園亭 謝夫人智屈權貴

紫苔蒼蘚蔽吳宮，三月秦灰阿閣空。 奔走醯雞徒自役，捋茶巢鵲苦為工。
朱門幾見扁殘月，繡幕時驚嘯晚風。
方丈盡堪容六尺，笑他癡漢日忡忡。

人常笑富貴的人。道富貴的人，只好畫上的山林亭台，不好真山水亭台。是道富貴的人，終日拿這算子，執這手板，沒個工夫到園囿。不知園囿也是個假象。曲欄小檻，種竹栽花，盡可消遣。究竟自受享能幾時，遊玩能幾日？總只勞我一人精神，供他人娛悅。甚至沒園囿，聞得某人的好，百計謀來。園囿小，充拓得，某人的好，百計窺占。某人的佈置好，須要依他。某家花竹好，也要尋覓。千方打算，一刻不寧。忙了幾時，不過博得人幾聲好。況且任你大園子，日日在裡邊，眼熟了也就不奇。不如放開腳，處處是我園林。放開眼，處處是我亭樹。還落得個光景日新，境界日變。如今有好園林的，無如權貴人家。不知權貴最易消歇。只因權貴沒個三五十年的。園子好，最易起人眼。相爭相奪，那個能長久得？這可以冷人一片圖奪謀占的心了。世間人那曉得，有一時勢，使一時勢。卻不道勢有盡時。勢到皇帝極矣，樓閣是「阿房」「迷樓」，極天下之奇巧；山林是「艮岳」，聚天下之花石。國遠一移，何處尋他一椽一棟、一樹一石？次之，宰相李德裕「平泉園」，道子孫失我一石一樹，非子孫也。而今何在？

蘭亭已矣，梓澤丘墟。俯仰今昔，誰能久歟？

先朝嘉靖間，有個王錦衣。他好收拾的是花園，後來起了人的心，來逼占他的。若非其妾一言，幾至園林盡失，宗祀俱絕。這也是園亭貽害。

寄興在山水，聊以怡身心。何知階覬覦，禍患相侵尋。

這王錦衣，大興人，由武進士任錦衣，曆官到指揮使。錦衣衛雖然是個武職裡權要衙門，他素性清雅，好與士夫交往。在順城門西，近城收拾一個園子。內中客廳、茶廳、書廳都照江南制度，極其精雅。迴廊曲檻，小樹明窗。外邊幽蹊小徑，繚繞著花木竹石。他會做詩。就邀縉紳中名公。也有幾個山人詞客，在裡邊結個詩社，時時在裡邊作詩。

深心薄馬上，抑志延清流。綠醕邀明月，新詩詠素秋。

王錦衣沒北氣，又沒武夫氣，詩社中沒個敢輕他。皇城西南角，都是文官住宅，因他好客，相與士夫多。園子幽雅，可以觀玩。凡有公會，都發帖來借，所以出了一個王錦衣園的名。夫人沒了，有兩個京中妾，不甚得意。差人到揚州，娶得位小奶奶，姓謝。生得容顏妍麗，性格靈明，也會做幾句詩。

名花移得廣陵枝，逸態踰躑弱不持。

一曲《後庭》聲更麗，嬌鶯初囀上林時。

到京，王錦衣甚是相合，一時士夫都作詩來賀他。後來年餘，生了一個兒子。王錦衣無子，得這子，如得金寶了。又見謝奶奶有些見識材乾，就把家事叫他掌家。這先前兩個妾，是先入門，又是本京人，好生不憤氣。他卻馭之有方，也不甚嫌忌。卻又於交接士夫，禮儀杯酌之間，處置得井井有條，真是一個好內助。

量交識山濤，牀頭出宿醪。不辭時剪髮，能使主人豪。

王錦衣自武榜起家，得個百戶，管理街道，也只混帳過得日子。後來差出，扭解一員大臣，也得千金。再做理刑千戶，也好了。到掌北鎮撫司，那個貓兒不吃腥，拿錢來料不手顫。只是他量收得的收，收不得不收。該執法。便執法；可做情，就做情。不苦苦詐錢，卻也家事大了。到那武宗南巡時，署堂印。因寧王謀反，拿了個交通的都督朱寧；後武宗沒，拿了都督江彬；至世宗初政時，拿司禮監太監蕭敬一干、指揮廖鵬一干。先時打問，求寬刑寬罪，是一番錢。後邊籍沒這幾家，都是家私百萬的，官分吏分，又是一番錢。不怕家事不大。所以籍沒朱寧時，他用錢官買了朱寧海岱門外一所大花園。籍沒廖鵬時，用價官買了廖鵬平子門外一所大花園。廖鵬這園，已是弘敞：

名花引逕，古木開林。曲廊繚繞，蜿蜒百尺虹霓；高閣巍峨，掩映幾重雲霧。戶納紫蒼來，軒依絕；水浮金碧動，堂映清流。小檻外奇音一部，蕭蕭疏竹舞風柔；閒亭中清影數枝，矯矯高鬆移月至。瑋麗積富貴之相，幽深有隱逸之風。到那朱寧的園，更是不同：材竭東南，力窮西北。水借玉河流，一道驚湍寫玉；堂開金闕近，十尋偉棟涂金。栽古鬆而開逕，天目鬆、括子鬆，月流環玦，風送笙竽；聚奇石以為山，太湖石、靈壁石，立似龍螭，蹲疑獅虎。陰陰洞壑滯雲煙，窮不盡曲蹊回蹬；落落樓台連日月，走不了邃閣深居。真是琪花偕草不能名，語鳥游魚皆樂意。

王錦衣在裡面，下老實收拾一番。邀這些清客陪堂，在裡邊著實佈置點染。請這些名公巨卿，在那兩都與題額賦詩。雖說不得個石崇「金谷」，王維「輞川」，在北京也是數一數二的了。每到春天牡丹時，夏天荷花時，其餘節序時，自己大轎，其餘高車駿馬，與謝奶奶及群妾，到園中賞玩。那王棉衣攜了謝奶奶，在園中行走，道：「這所在虧我什麼妝點，這匾額是某人新贈，這逕新開，這堂新起，這樹新種。」這謝奶奶也含糊道好，甚有不悅之意。王錦衣覺得，道：「你有甚心事麼？」謝奶奶道：「沒甚事。我只想這兩個，在武臣也貴顯，得上位爺寵。只為驕奢弄權，要錢壞法，今日到個籍沒，歸於我家，豈不是官高必險？況這是輦轂之下，少甚麼貴戚寵臣。我一家子有三個園，又都收拾得齊整，出了名。怕有人忌嫉，有人著想。兒子尚小，偶然觸起，所以不悅。」

造物忌盛滿，人心多覬覦。不謂闔閭中，深此永遠圖。

王錦衣道：「他兩人做了逆黨，所以有此禍。我只奉公守法。料無此禍。你愁兒子小，怕此產動人眼，起人圖。古雲『千年田地八百主』，也無終據之理。又道『兒孫自有兒孫福』，你又何必多慮？」又與群妾吃了些酒回家，謝奶奶也只得丟起。一日，衛中新到一個陸指揮。是江南籍，向在任典府，因聖上登基，以從龍侍臣，歷升到此，列銜上堂。王錦衣原是個和光同塵的，這陸錦衣也是個肯奉承人的，彼此相與極厚，曾邀他去三個園裡遊玩。陸錦衣商量些點綴光景，甚是中竅，所以往來最多，做了通家。一日，在陸錦衣宅子吃酒。問起子息，陸錦衣道：「一子，已十六歲了。」王錦衣請來相見，卻是一表人材。

玉立骨昂藏，清標傳粉郎。

目流秋水湛，眉引晚山長。

燕頤知重器，虎頭開異祥。

無為薄年少，天路守翱翔。

王錦衣一見，道：「寅翁好一位令器！他日功名，更在寅翁之上。學生遠不及也。」陸錦衣道：「得如年翁大人，便是家門之幸。」但王錦衣看他舉止還近俗，問他言語也粗鄙。王錦衣道：「令郎前程不必言，遠大的了。卻不可失學。」陸錦衣道：「小兒異日，也不過個武弁，取其識字而已。」王錦衣道：「寅翁不是這樣說。我們衛中，與別衛不同，是個問刑衙門。凡廠裡題參，外邊解到，裡邊發下，奉了聖旨一個打著問。雖未成獄，卻是個初招。這邊參得重，法司便解不來。又有情法本輕，而聖上要重的，不重是拂了聖旨，重了傷了公道。這參裡著實要抑揚圓活，開他後日出罪門路。又有原參本重，據理該輕，這須要辨駁得倒，方可服人。到問事，裡邊或把言語去恐嚇他，得他真情；或把言語去挑引他，得他真情。人可寫不出的話，單靠這張狀詞訪單不得。有人做造出來的話，單靠他們詞巧說不得。固要虛心，更要明理。這不被犯人哄弄，也不吃吏役欺瞞。令郎不棄，我有些問擬的審語，題參的本稿，送與令郎看。忝在通家，不妨常到舍下，寅弟與他講說一講說。趁此青年閒暇，正好用心，臨渴掘井遲了。」

為學須及時，理明斯斷決。天下稱不冤，無愧古明哲。

此後陸錦衣就備禮，叫兒子稱通家姪，去拜見，求指教。王錦衣就把這些審單讞疏，與他講說。陸錦衣兒子閒時，也去請教。王錦衣閒時，也來請去講論。謝奶奶待客，極其豐盛的。王錦衣又道：「這人後來大貴，不可待慢他。」謝奶奶越加慇懃。這小陸錦衣，也不知吃了他家多少，這三個園，也常與他去游耍，論起是極有恩的了。

推食惠猶淺，提撕意特溫。豈雲稱父執，應不下師恩。

謝奶奶也常道：「如今後生家，自道是的多。你雖這樣盡心指點，未必以為奇，感激你。你如今兒子已八九歲了，也教他一教。」王錦衣道：「他小，說也不省得。只讀兩句《四書》，大來襲個官罷。獨養兒子，不要苦他。」此後王錦衣，因打問這些諫大禮的官，都從寬；又打問山西巡按馬錄拿妖人張寅一案，又據實，不得聖意，還又不得內閣的意。他也急托病，告了個致仕。在這三個園，也盤桓快樂了三四年而歿。

大樹依然在，將軍今若何。獨餘行樂處，春草綠婆娑。

平日交往文官多，也多得兩首輓詩。兩個無子幼妾，是京中人，都挈了房奩，自去。家主小，有材乾家人也都飛去，只留得幾個老僕小廝相隨。謝奶奶常歎息道：「只有你肯管顧人，要管顧你的人，想沒有了。」也只母子捱過。那陸錦衣因聖駕往湖廣承天府拜獻皇帝陵，他該扈駕，帶兒子同行。行到河南，行宮裡邊兩次火起。第二次火大得狠，近侍內官宮女，也不知燒死多少。扈駕大臣，煙燄中不知聖上何在。卻是陸指揮兒子，他時運到了，拼命到裡邊護駕。見皇上在火光中，沒處尋路，他在承天時，曾見聖上，認得，竟向前背了，冒煙火而出。這雖真命之主，百靈扶掖，他這冒死救駕，功也莫及。

負天若鵬背，浴日向虞淵。湯火渾無懼，功堪勒簡編。

聖上在路，已行授官重賞。到京，連加升擢。不四五年，竟到了都指揮掌堂。他審決公事，猶如老吏，人都道他少年老成，不知有所傳授。那陸指揮也道自己聰明，問得好，審單也服得人，題本也常時得聖上允行。忘卻當日王錦衣也費一番唇舌。

小鳥已奮翎，不復念卵翼。

凡人貧賤時，一身不保，富貴就有餘思。陸指揮原在承天府，到京不曾有產業，如今卻要置產，要個遊玩的所在。就有這些閒磕牙的道：「園子是王錦衣的好。王錦衣死了，他兒子不成器，好嫖，好賭，料想留不牢。不若差人去說，買了他的。」陸指揮道：「是那海岱門外的麼？好一個園子！我當日在裡邊，也曾羨慕他的，只不知肯賣不肯賣？也須得二三千銀子。」一個老校尉，叫許都知，他跪下道：「爺只與小的一千二百兩，小的自去要來。」陸指揮道：「怕太少麼。」許校尉道：「不少。爺，只管得產就是了。」陸指揮笑了笑，道：「你先去講，我與你銀子。」

昔年游憩地，久入夢魂索。倩取三寸舌，索他十五城。

此時，王錦衣死有七八年，王公子已將近二十歲。先時謝奶奶，也嚴督促他讀書學好，王錦衣卻姑息他，把他嬌壞了。到了父親死，母親嚴，只嚴得家裡。十五六了，就有那乾不尷尬的人，哄誘他出去花哄，闖口面。與他做了親，又添出一個舅子，又是個潑皮公子，在外生事。謝奶奶也說他不下。這日，許校尉來說起，他便豹跳道：「你家是錦衣，咱家不是錦衣？怎小看咱，要咱的園子。咱不賣，咱不賣。就是你這廝，也曾服侍咱老爺過，敢這等輕薄！」只要打。謝奶奶聽得來問時，許校尉已被趕出去了。其時謝奶奶也有些不憤，道：「陸指揮曾受我家老爺恩，怎我沒個口角兒賣產，輕易來說，也真是個小看。只好端端回他去罷，不該要打校尉。」

共醉平泉客，杯觴尚未寒。狂謀思篡取，容易昧恩瀾。

這一去，卻不好了。許校尉與陸指揮定下局。

一日，王公子正與幾個幫閒的去，出來只見一個京花子來，道是朱寧姪兒，充軍赦回。道：「咱家一個花園，連著田地，可值七八千，你家欺君蠹國，把一千二百兩官買。把咱家窖藏在裡邊銀子十多萬，都是該籍沒欽賊，盡行掘了。如今要還咱銀子，還咱產。不還咱，咱出首，追來入官。」鬼嚷喚的。王公子著惱，要打，要送。這些幫閒的道：「行不得。他胡說亂道，他說有，公子說沒，須與他對夾才是。還耐著。」這王公子鐵槍頭，便軟了，也就沒布擺。眾人打合，道：「公子的園有，不若把這塊地，賞與這花子，省了口面。」謝奶奶道：「這納官原價，是要的。」眾人道：「這窮花子，那得錢來。鬧吵兩日，廠衙知道，不當要。」公子吃眾人挫得緊，竟出張退契與了。

勢盛產日增，時去不復保。

這人得了契，自向許校尉處，拿出一千二百烹分。王公子這乾幫閒的，原也是合汁裡吃出的。當日王錦衣，數年經營這塊地，早已屬之陸指揮了。桑滄時易改，杵築枉辛勤。自古游觀者，初非創制人。

謝奶奶道：「這事分明陸指揮做的。他也似你這樣一個人，只因你爺教導他，問得刑，如今就在堂上詐人使勢。你如今快不要在外胡行，在家裡，也尋出你父親的書來讀一讀，學學字。也去襲了該蔭的錦衣衛千戶，與他便是一衙門官了，也與父親爭一爭氣，保守這些產業。」這王公子聽了，也似惱的，發狠的在家中，收拾一間書房，打掃得潔淨。把父親遺下書都搬出來，擺了，吩咐門上，一應人來，不許通報，都回不在，連舅爺也回覆不要見。

莫嫌不學晚，秉燭勝冥行。五十高常侍。為詩也著名。

次早到房中，把這本翻一翻，那本翻一翻，不知甚麼物件，十個字倒有八個念不出。揉頭注目，歎氣如雷。坐到已牌光景，拿了一本，竟到母親房中。謝奶奶道：「才坐得，什麼又出來了？」王公子道：「叫我在裡邊做甚麼？」道：「讀書。」王公子道：「怎麼讀？」道：「看了本子上念去。」王公子道：「不認得，叫我怎麼念？」道：「這等你平日讀甚麼書？」王公子道：「小時師父曾對我念，我卻不曾聽他。如今還須得尋個師父念我聽才好。只這樣大人，還要師父的念，丑刺刺怎好。」謝奶奶道：「你怕丑就好了。如今若不學得，還丑哩。你去，我差人請師父。」他在房中，早立不是，坐不是，行不是，臥不是，又向外走了。

鷹飽不受繼，常作凌空想。一息得離韉，翩翩已孤往。

一去數日不回，謝奶奶著人遍處找尋不見。

歇了五六日，只見順城門裡管園的人來道：「方才有幾個旗校般人，道園子已是陸府管業，另換管園的，將小人逐出。」謝奶奶道：「我園子不賣。」管園的道：「現把咱家傢伙撩上一街，還要差人去拿回。」謝奶奶道：「有這事？白占人產業，咱背黃也要與他講一講。」正說話間，王公子回來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這忘八羔子，把咱局了。咱悶得慌，正走出門，巧巧撞著舅子，道：『門上回你不在家，怎又走出來？』咱道：『門上不知道。』就與他走。他道：『一個所在，好耍，去耍一耍。』到一個大宅子裡邊，先有五七人，他衣服人材，也都整齊似咱，在那廂賭。舅子叫咱下去，咱回道：『沒管。』他道：『不妨。你若大家事，怕少了賭錢，我保駕。』打五百兩籌來與咱兩個，咱也會贏，當不得舅子會輸。頭一兩日，輸了三百，咱揭了個票要回來。舅子叫番籌，一連幾日，舅子贏，咱又輸了。咱贏，舅子又輸。直輸到一千二百兩。他又不要票子，要產。咱不知道甚麼產。舅子道：『順城門西花園，咱知道四址，你權寫與他。』咱不肯，眾人嚷的亂的，不許咱出門。舅子道：『你一千產當一千二百輸，還是便宜。』臨寫時，他又道：『不值。』又寫了一百兩票子，舅子作保銀，才得脫身。」謝奶奶道：「好好，這是舅子與陸指揮，合條兒局你了。如今產已陸家管業。」王公子道：「這樣快，我文書上空頭的」謝奶奶道：「好癡人，好敗子，你爺一千四百兩買，更造繳結，二千。你做一千二百輸，還便宜，還寫一百兩票子！」罷罷，生你這敗子，連這窠巢，也被你賭去了。」王公子道：「是舅子做路兒哄我。」先在房中，與妻子鬧了一夜，妻子甚氣不過，上了一索。

癡愚嗟浪子，薄命歎紅顏。

這事原是舅子同人做局，奉承陸指揮的，欺他癡子不覺。不料謝奶奶點出，家中鬧吵，至於妻子上了弔。他趕來正要尋釁，只

見妹子好端端坐在房裡，道：「哥，不是家，他不學好，還要你去說他道他，怎合條兒哄他？須不是親戚們做的事。」舅子板了臉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那王公子卻撞進房來道：「無恥污邪的，你怎麼串人來局賭？二千兩產，做一千二百兩，還是我便宜。你得了陸指揮背手，用了一生一世？你這樣禽獸，再不許上咱門，去去！」早又謝奶奶到道：「罷呀，園子，陸指揮已封鎖去了。誰叫你不與好人走？與這乾亡八羔子賭錢。」這又罵到舅子身上了，只得抽身便走。又羞又惱，道：「這門上不成了，一百兩頭，撮不來了。如今率性做他一做。」

紛紛蠅狗徒，微羶恣微逐。但知勢可憑，豈復念骨肉。

這兩節事，原是陸指揮與許校尉做的。前次用他幫閒的，產價，幫閒的與那假朱寧姪子分去。這次用他舅子，產階，舅子與眾賭棍分去。許校尉都有頭除。所以，又來見許校尉，道：「陸爺封了咱妹夫房子，妹夫把咱嚷亂，要告咱局賭，揭陸爺占產，把咱妹子逼死。咱如今在衛裡，下他一狀。妹夫是怕官司的，謝奶奶是要體面、不肯出官的，管情來解交，把那平子門外園，好歹送與陸爺，我們也撰他千把歇手。」寫了紙謊狀，道他起造違制房屋，打詐窠窩；姦淫父親；嗔妻阻勸，同母威逼自縊。許校尉拿進去，准了，就差許校尉。

擅心深谿壑，驅役使鷹鷂。一紙符如火，昆岡玉石炎。

大凡差使人，不拿人，先講錢。這許校尉，他是要做大局的，不講錢，只拿人。把王公子鷹拿雁抓，將來關在官店裡。勢頭大，等他家裡不知甚事，差使錢衙門使用，官的銀子，都講得起。把個王公子弄在店裡，五分一日吃官飯，望不見個親人來。那謝奶奶知道他沒甚大事，不過是個詐局，料不難為他。若一緊，他開大口。且冷著，也把兒子急一急，他後日也怕，不敢胡走。閤了一日，許校尉怕緩了局，來要謝奶奶見官。若是謝奶奶講一個「我是官宦人家不出來」，他就花來了。不期謝奶奶一個皂帕子包了頭，著了青衫舊鞋，道：「咱去。」許校尉倒吃了一驚，只得收科，道：「奶奶，前邊爺，上堂坐過的。奶奶怎出頭露面？兩邊都是親戚，講一講，裡邊用些和了罷。」謝奶奶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。先時是奶奶，如今是犯婦，不去怎的？」叫了乘小轎兒，許校尉也只得隨著到衛前。許校尉打合道：「那個不得爺的恩過。」要詐錢，做好做歹，也使了百十兩。

昔時堂上人，墓木已成拱。餘威那復存，得以免呵擁。

陸指揮坐了堂，帶進人犯，門上吆喝。把這拶指夾棍，往地下一撩，掠得這王公子怪哭，道：「母親，罷了孩兒了，孩兒今日是死了。」那謝奶奶也跪在地下，對他道：「你怎生望不死？你父親當日坐在這堂上，沒天理事，不知乾了多少，今日報應，該在你身上。你還要望活！」響響的這樣講。那陸指揮板了臉，正待在上面做作，聽了這幾句，提起他父親，是曾於陸指揮有恩的。說他父親做沒天理的事，今日事也難說有天理。那陸指揮，不覺良心聳動，假意問許校尉道：「這甚麼人？」答應道：「原任王爺奶奶。」陸指揮道：「且起來。」謝奶奶便站了。陸指揮道：「狀上那違制房屋，打詐姦女，姦父親，逼妻死，是怎麼的？」王公子一句答應不出。又是謝奶奶道：「房屋原有兩間，已與人了。打詐，誰是被害？姦父親，他老子死時，他才十二歲。兩個妾，就回娘家嫁了。若說逼妻，他妻現在家裡。」陸指揮聽他詞理嚴正，心裡又想：三個園，已得了兩個，怎又乘勢逼他的，於心難安。只得丟手道：「這狀似謊了。但他妹子也曾自縊，不為無因。出去，我註銷了罷。」

嚴提報復理，深聳虎狼心。早攝貪殘性，兢兢不敢侵。